

台灣經驗40年 系列叢書

台灣 教育面貌 40年



林玉體 著



台灣教育面貌

四十年

台灣經驗四十年

台灣教育面貌四十年

作者：林玉體

封面設計：曾堯生

校對：林玉體、韓菁珊、柯文娟

出版：自立晚報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〇二)三五一一九六二一轉文化出版部

郵撥：〇〇〇三一八〇一一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排版：紀元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尚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初版：中華民國76年10月

二版：中華民國77年5月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林玉體

民主小支流變成教育大動脈

目前在台灣四、五十歲以上的人，童年大概都在戰火中度過。筆者生於一九三九年的台南縣鄉下，未入學以前，台灣各地普受盟機轟炸。戰後日本政府撤出佔領了整整五十年的台灣，台灣改由國民政府接收，國府自一九四九年從大陸退守台灣迄今，也快有四十年光景了。

日據時代的台灣教育，盛行「皇民化」教育；筆者雖未親自體驗，但家中兄長都入日式學校就讀。從其言行之中多多少少瞭解「皇民化」教育的底細。筆者作小學生時，恰是台灣光復之年。其後四十多年都受國民政府的教育，因此這段時間的教育，印象也特別深刻。

綜觀台灣四十年來的教育，有一股主流及一條小支流。主流即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小支流即民主式的教育。本來這兩股水流是相逆而行的，但却在台灣同時並存。國民黨舉出無數的理由來作為黨化教育的藉口，基本原因是台灣處於動員戡亂時期，戒嚴令乃是黨化教育的合法基礎。黨化教育有不少「成果」，但也犧牲了巨大的代價。直言無隱的說，黨化教育與皇民化教育是一脈相承，我們從分析黨化教育的意涵及其教材內容，就可了然。其次，國民

政府爲了要向世人表明其「堅守民主陣容」的決心，以及「實施憲政」的誠意，因此在台灣也實施了民主式的教育。對於全民普沾教育機會之福，自是一大貢獻，也是政府津津樂道的施政成果。但是在實施民主教育的當兒，絕不能違反黨義教育的旨趣。因此民主教育的種子只在不涉及「忠貞思想」或「政治理念」的教育邊陲地域慢慢萌芽，它能否開盛花結碩果，就要看黨化教育色彩的濃淡而定。令人興奮莫名的是，黨化教育的背後依據——戒嚴令從今年解除，依照常情推測，台灣從此應該是民主自由式教育可以翱翔於無邊際的天空之時。但是四十年來的黨化教育所造成思想觀念的僵化及閉塞，確是實施民主教育的一大絆腳石，這是解嚴之後台灣教育面臨的重大課題。

從教育角度來看，台灣這種特別重視黨化教育及小幅度實施民主式的教育，是否對國民黨政府之政治邁向解嚴扮演著重大角色，筆者對此問題提出兩點淺見以就教高明。其一，台灣從戒嚴到解嚴，黨化教育本身也具部份功勞。俗云：物極必反。由於黨化教育的思想控制，使深受黨化教育之士痛詆戒嚴之不當，數十年來呼籲解嚴者不乏原先擁護黨化教育者，這是明證。其二，那股小支流的民主教育也在醞釀成爲大波浪，對嚴解當有助長之功。尤其出國留學潮是台灣四十年來的教育奇景，那批遠赴民主先進國家求學的學子，不管是學成後暫留國外或回台爲鄉梓服務，在比較國內外民主政治之優劣後，無不加入推動解嚴的行列，解嚴之勢有如水到渠成。

四十年來的台灣教育，應該在今年告個段落，解嚴是台灣教育發展的重要分水嶺。今後台灣教育之走向，是黨化教育從大主流快速的變成小支流，或立即乾涸而消失；而那股小支

流要馬上成爲大動脈。吾人正以歡欣之情來迎接台灣民主教育之降臨。

本書分四章，首述日本皇民化教育措施，次及國民黨黨化教育之要點，第三章則描述民主教育之萌芽，最後一章評估台灣教育之成效。本書因寫作倉促，資料搜集恐有不全，全書結構或有不嚴謹處，都請讀者方家不吝指正。

自立晚報創刊已四十年，台灣教育在日據時代無法「自立」，在國民黨黨化教育時，也不能「自立」，期望今年後的台灣教育自立起來。自立的台灣教育無他，實施民主教育而已！

最後，謝謝自立晚報提供給筆者寫作台灣教育史的機會，也謝謝師大教育系溫明麗小姐幫忙校對，更感激內人及兒女使筆者無後顧之憂而能專心於研究及教學。

林玉體序於台北

一九八七年仲夏

目錄

總序

序——民主小支流變成教育大動脈

第一章 日式皇民化教育 15

第一節 台灣日式教育之成效

第二節 皇民化教育之批判

第三節 後遺症

第二章 國民黨黨化教育 25

第一節 黨化教育的政策與方針

第二節 校園內的黨團組織及活動

第三節 黨化教育的教材（上）

第四節 黨化教育的教材（下）

第五節 軍訓及軍訓教官

第六節 三民主義及國父思想

第七節 教師人權及校園風波

第八節 黨化式的學生運動

第三章 民主教育萌出幼苗

69

第一節 教育機會平等之實施

第二節 科學教育之提倡

第三節 師資素質之提升

第四節 特殊學童及山胞教育

第五節 高等教育之擴充

第六節 校園民主化運動

第四章 台灣教育之評估

109

第一節 學制之彈性與僵化

第二節 教材之本土化

第三節 民主教育之紮根

第四節 髮禁與舞禁風波

第五節 升學惡補及校園暴力

台灣教育面貌

四十年

台灣教育面貌40年

作者簡介

林玉體

台灣台南縣人，民國28年生。台南師專、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

66年教育部公費赴美愛阿華進修教育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

現任師大教育系教授。

著有「西洋教育史」、「理則學」等十餘本書。

「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序

——人類寶貴的台灣戰後歷史經驗——

李鴻禧

台灣位於太平洋盆地西緣，孤懸歐亞大陸東岸海上；居日本，琉球、台澎、菲律賓諸環繞亞東列島羣之中樞，在人類遠洋航海史才祇數百年的史實裏，台灣的地理位置具有相當的邊陲性，同樣的，台灣歷史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也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十六、七世紀，泰西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相繼形成，藉着日益進步的遠洋航海技術，開始從事有組織之殖民運動，西班牙侵入呂宋，葡萄牙略據澳門；葡萄牙的航海者在北進航途上，看到一綠色蒼翠的島嶼，喊出：「美麗島（Ihla Formosa）」；從此「美麗島」台灣才開始受到歐洲葡、西、荷、法、英等殖民主義國家，以及東方中國、日本等近鄰的注意。

由於這種地理和歷史的邊陲環境和背景，所以荷蘭人雖然早在一六〇二年進攻澎湖，一六二四年並由台灣西南鹿耳門入據現在台南西端的台江；西班牙也於一六二六年侵犯基隆，一六二八年佔據淡水，在台灣駐兵築城遂行局部統一；但是在嗣後三、四百年間，台灣一再捲入各大國家競爭攬奪的漩渦；即從荷蘭逐出西班牙勢力，明鄭驅退荷蘭，再經鄭克塽降清東寧王朝敗亡，以至於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第二次大戰日本戰敗陳儀任台灣行政

長官爲止；這些政權或長或短地佔領統治台灣全部或局部；可是對有關台灣問題之研究，除了對經濟、地理、產業、商銷一類，曾有功利實益底關心外，就有關台灣之歷史文化、人類宗教、政治民生方面問題，則顯示相當冷漠忽視之態度；對台灣問題所做學術研究，業績自然較爲貧乏。甚至，到最近一、二十年，儘管台灣的國際政治學上的關鍵地位，受到重視，台灣的經濟成長繁榮，在國際上也廣被讚美；可是，有關台灣史、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仍然一如曩昔台灣的地理、歷史邊陲性質，被冷落棄置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不能否認的，針對台灣這三、四百年的歷史，確是有些學者專家，就有關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地理，政治社會乃至民族人類各方面，加以調查研究、分析詮釋，提出相當有深度、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頗有裨益於台灣問題之學術研究。台灣由於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禮較慢，以現代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方式來研究台灣問題，起步也比日本落後得多。因而，雖有早期連橫撰述「台灣通史」，對台灣史料調查蒐集，綜合整理，頗具工夫；但是日據時代日本學術界對台灣問題之研究業績，更有可觀。像伊能嘉矩氏的「台灣文化志」係三卷三千餘頁之巨著，記述涉及清朝前後有關台灣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人類、民族、學藝等的綜合研究，資料蒐集廣博細膩，論文撰寫客觀嚴謹，學術水準與研讀價值均高。而矢內原忠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也能秉持學者良知，廣泛而深入地分析日據時代台灣的經濟、政治、教育、法制各方面的問題；依其深厚之經濟學學識，言簡意賅地指出日本侵略台灣之目的，在於發展日本經濟；客觀而誠實地剖析日本統治台灣的本質，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主義運營，成爲有關「日本治下之台灣」的經典著作。與前述伊

能嘉矩所著：「台灣文化志」成爲有關「清朝治下之台灣」的最佳著述，並列爲學者研究台灣史之必讀典籍。

此外，日本學術界中，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山川均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平山勳之：「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中村孝志撰：「台灣史概要」，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井出季和太所寫的：「台灣治績志」，東嘉生所著：「台灣經濟史概說」，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合著：「台灣殖民發達史」，山邊健太郎之：「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持地六三郎著：「台灣殖民政策」，片岡岩著：「台灣風俗志」等學術著作，不僅在時間上，貫串台灣最早期氏族共同經濟時代，稍後的掠奪經濟時代，以至於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殖民時代；抑且在空間上，關涉到經濟、政治、社會以至文化、風俗各方面，蒐集調查不少彌足珍貴的史料，研究提出頗多啓人思考、發人深省的理論和見解。尤其較無台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署，和由其囑託研究編撰之書籍或研究報告那種濃厚之政治目的與偏見色彩，而成爲研究台灣史之重要基礎資料。

然而，事實上，對台灣史與有關問題之研究，在日據時代因政治環境的特殊，台灣人之研究業績固然受到相當影響；惟在戰後，「台灣研究」已逐漸蔚爲風氣，到最近十年更蓬勃繁盛。原先，在戰後最初十年中，一方面，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事後政治陰霾也延續籠罩了幾年；另一方面，正逢大陸淪陷，山河變色，中樞踉蹌東渡來台，經濟社會秩序紊亂不安，從而，對台灣的學術研究未能隨「回歸祖國」而迅速展開。不過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台灣研究」已逐漸熱絡起來；研究著作水準也愈益提高，當時在台灣，不僅將康熙五

十九年（一七二〇年）陳文達編著之〈鳳山縣誌〉全十卷，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林豪之〈澎湖廳志〉全十三卷，光緒後期官方編纂的「台灣通志」全四冊，以及其他台灣各地「地方志」的早期史料尋出而復刻出版。同時，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刊出「增修台灣省通志」前後，包括台北市、台南縣及高雄市和其他縣市，也紛紛編纂各該縣市之地方志。使「台灣研究」因焉有屬於自己、並較殷實貼切的研究參考資料。

早期台灣各地方志之尋覓復刊，以及六十年代台灣省與各縣市地方志之編纂刊行，使早年來台之台灣先民筮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拓荒奮鬥精神，在經日本官署長年刻意封錮，扭曲醜化之後，得以重新發揚。因此，儘管當時官方瀰漫一種氣氛，認為強調台灣史及從事「台灣研究」，就是在強化地方意識，和「台獨」呼應或鋪路，是學術研究之禁忌或禁區；但是仍有不少學者專家，樂於投入這方面之研究，並有相當優異之成績。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研究」涉獵愈益廣泛，著作之水準也愈益可觀。像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丘念台著：「嶺海微風」，陳紹馨之：「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動」，汪知亭撰：「台灣教育史」，盛清沂與王詩琅合著：「台灣史」，謝里法著：「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王詩琅的「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等，都有相當的研究水準。最近數年，自立晚報出版之「台灣研究」系列書籍中，林黎著「蓬壺擲勝錄」，洪震宇的「台灣農村經濟研究」，戚嘉林著：「台灣史」，吳三連、蔡培火等合著：「台灣民族運動史」，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合著：「台灣近代名人誌」；以及帕米爾書店出版之「台灣研究」書籍，像王曉波所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同王曉波所著：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葉榮鐘著、李南衡編：「台灣人物羣衆」，侯立朝：「台灣經濟雨夜花」；其他像吳瀛濤所著：「台灣民俗」、「台灣諺語」，洪惟仁著：「台灣禮俗語典」，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等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厚實了「台灣研究」的基礎資料。

抑且，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有不少台灣留學生，在國外也熱心的從事「台灣研究」，並且發表了學術水準頗高的著作。其中像江丙坤著：「台灣地租改革之研究」，涂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劉進慶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黃昭堂著：「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台灣總督府」，戴天昭著：「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等，都很受日本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由於這麼多的人關注投入「台灣研究」，又有如此良好的研究成果，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認為未來「台灣研究」，必會逐漸脫離其邊陲地位的。

然而，在回顧這三、四百年來「台灣研究」的發展，瀏覽前此「台灣研究」著作後，難免感慨良多，而有諸多問題梗介於懷。第一、早期較具學術水準與價值之「台灣研究」著作，大多出諸日本學者手筆，惟中日兩國間，歷史傳統思想的迥異、殖民統治立場的隔閡、民族情感、文化之差距，以及接受西方文明之快慢，都會影響其著述之客觀性。尤其是日本學者開始熱衷於從事「台灣研究」時，已都在「大正民主時代」之後，即由「昭和元祿時代」逐漸轉入「大東亞戰爭」之前夕，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至上」氣氛，已不容像山川均所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或矢內原忠雄所寫：「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那

樣，客觀率直地剖明日本治台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運營。加上，當時台灣總督府自然會就有礙其殖民形象之各種政治、社會、經濟之資訊，予以隱匿或變造。這種客觀環境終使部份日本學者之「台灣研究」，外觀上雖具有體系完整之架構及證據充分之註腳，實質上，則立論評析內心多所顧忌，佐證史料也多謬訛不實，深深影響其研究品質水準。

第二、台灣歷史與「台灣研究」，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一直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在清末官僚有所謂：「台灣島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割讓出去並可惜」的對台偏見和蔑視情況下，當然不會重視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日據時代，日本治台以遂行其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為至上命題，當然就更會設法排拒梗阻「台灣研究」。不幸的是，戰後台灣光復未幾，由於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後處理之未臻適當，於是乃有部份台灣意識較強者，在海外主張「台灣獨立」。政府疑慮「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會提升「台灣意識」甚或惡化為「台獨思想」，遂對「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懷抱警惕戒慎態度，使之萎靡縮瑟於學術研究及學校教育之邊陲。這種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竟然使住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都成為無法尋根的拓荒者；換言之，台灣老一輩受日本教育的懂得日本歷史，中年以下受我國教育的熟悉中國歷史，不分老少都知道世界史的梗概，只有對台灣歷史反而幾近於無知的狀態。很可惜的，過去有關台灣史或「台灣研究」之著作，有的學術水準太高，無法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接受；有的則是所研究的問題過於專門深奧，不是普通人民所能研究或有興趣閱讀者；因而，對提昇國人對台灣史之理解，或激發國人對「台灣研究」之興趣，難以充分發揮其俾益功能。

第三、在台灣三、四百年歷史中，台灣長年淪為荷、日等列強攫奪之殖民地，或忝為中國統治的化外之地——邊陲孤島，祇有在戰後這四十年才彰顯出其獨特的地位來。不但在國際政治力學多極均衡之磁場中，居於緩衝穩定的關鍵而受各國重視；在經濟成長、開發繁榮的「開發過程」和優異成績上，也廣受國際社會的讚美和模仿。戰後這四十年寶貴的歷史經驗，無可置疑的，是台灣史上最彪炳璀璨、最值得借鑑中外，當然也最值得載諸史簡、傳諸後世的。然而，令人極感遺憾的是，往昔所遺的有關台灣史和「台灣研究」著作，往往遭逢雙重障蔽，減低其價值與意義。換言之，即一方面，研究撰述者懷於現實環境的陰霾凜冽，易觸忌諱招致困擾，所以「日據時代」學者熱心研究「清治時代」的台灣；同樣的，戰後現代學者也多趨向「日據時代」的「台灣研究」，而對最近四十年來的台灣史或台灣問題之研究，大多心存顧忌、儘量迴避，以致最寶貴、最有意義的「台灣戰後四十年」的研究業績，反而顯得相當貧乏。同時，另一方面，現在為數並不算多的有關戰後四十年「台灣研究」著作，不但有的書籍內容過於深奧專門，非一般民衆所能理解接受；而且大體來說，這些著作專門分野也過於零散細分，迄未有體系地企劃分工來研究撰作，因而國內外關心台灣史及「台灣研究」者，無法借助現有書籍資料，以較短時間及精力，對「台灣戰後四十年經驗」做通盤而簡明的認識理解，俾能據以迅速進入自己專攻或關心的分野。中外不少歷史學者，在觀察我國目前投下不少經費心力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教學之同時，對台灣史之研究與課程安排却相當冷漠忽視，往往感到疑惑不解、搖頭嘆息，其理或在於此。

「戰後台灣四十年經驗」，事實上在最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學術界濃厚的研究興